戏曲要有尊严地活着

王立元

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

中国是个戏曲大国,戏曲有过的辉煌,让人难忘。但现在,很多地方戏演员生活得很艰难,这种艰难包括比起其他行业偏低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的下降。

在云南省玉溪市,现在还保留着两个剧团——滇剧团和花灯剧团,滇剧团几度险遭合并,而花灯戏在云南至今仍然很受老百姓喜欢,正因如此,玉溪市花灯剧团也较受当地政府重视,团里的演员应该待遇很好吧,但演员们表示只凭固定的工资,日子还是不好过。闻南地区素来是个戏窝子,十多年前,戏校招生曾在这儿百里挑一,可现在招生才有十几个人报名。学生们说,戏校毕业分不出去,进了剧团也发不出工资,学戏看不到前途。

如此这般,全国戏曲剧种的流失速度自然惊人,有的地区平均两至三年就消失一个,去年才听说的"天下第一团",几个月过去变成了半个团的例子也不少见。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很难听到、看到当地的戏曲演出,有的仅能从庙会上一睹芳容。如何保护民间戏曲,成为人们反复探讨的话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之初,来自陕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梅曾以一曲秦腔在人民大会堂前亮相,成为媒体和参会人员关注的焦点。李梅是陕西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现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术总监、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她主工正旦、小旦,能文能武,被誉为"秦腔一枝梅"。李梅此次上会共带来两项议案,其一便是敦促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拯救濒临灭亡的戏曲剧种,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李梅提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有文字记载和演出活动的剧种,一九八二年我国尚有三百九十四种,到目前,还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种只有一百多种,能为大家稍稍熟知的剧种则不到五十种。李梅以陕西省为例,阿宫腔、弦版腔、关中道情、线戏、通州梆子等地方剧种都面临灭亡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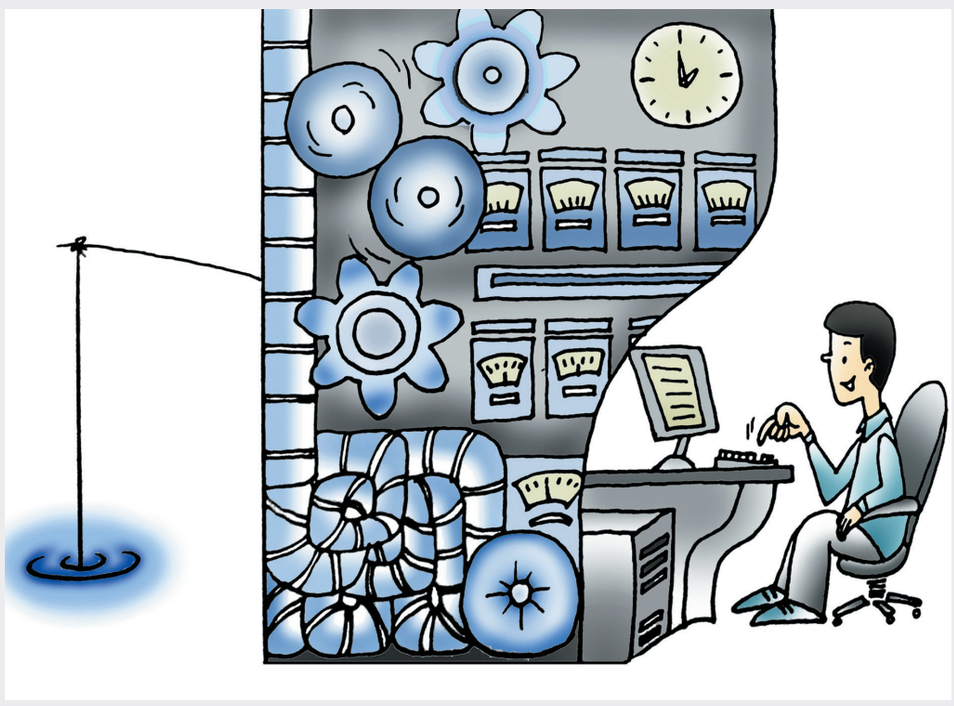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以特殊的方式折射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凝聚其中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些在农业社会中诞生、并发展至鼎盛的文艺样式现在面临着两类观众,老观众喜欢原汁原味的传统戏,年轻人多数青睐流行音乐和电视剧而对传统戏曲文化"嗤之以鼻",认为这种艺术形式过于单调。

从以前农民干活儿累了,田间地头来一段,逢年过节,有钱人家请上一台戏给乡亲们看的观演方式发展到今天,戏曲走进了剧场,需要观众买票看戏,观演方式变了,观众构成也必然发生改变,大家知道戏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传承和创新的难题,但如何破解,有些大剧团在积极探索,很多小剧团却力不从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梅演出秦腔现代戏《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李梅的戏迷中年轻人渐渐多了,到现在占到了三四成的比例。在戏曲界,一部好剧目能拯救一个剧种,《迟开的玫瑰》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演出了八百多场,这主要得益于剧本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音乐、唱腔朗朗上口,演员在表演时细致入微的琢磨,当然这一切又都需要一个有默契的编导演团队。

相比起秦腔、越剧、豫剧等大剧种来说,有不少地方戏曲剧种已经失去了剧团演出阵地,仅限于整理剧种音乐资料和录音录像等保存剧种资源,这些剧种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李梅的建议是,政府应该给予传统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的待遇,高薪返聘还健在的老一代艺术家,对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表演者予以鼓励,并增加相关专业的招生数量。与此同时,政府应出资培养中青年观众群,在假期等时间开展"戏剧进校园"等活动,并重点熏陶小学生对戏剧的认知,培养下一代受众。

我们注意到,台湾在传统戏曲的保护、创新和推广中迈出的步伐很大。请学生们崇拜的著名教授到大学课堂里讲昆曲,投文艺青年所好把张爱玲小说改编成京剧剧目,甚至只是用几个戏曲元素来完成一台先锋实验剧目,当台湾的戏曲剧场中坐满了年轻的观众,也让我们看到,戏曲在今天并不是只能任其消亡的艺术形式,它可能还可以换个形式再辉煌一点。


新式钓鱼法 吉建芳 绘

假如我是路遥的女儿

唐国明

我想每一个有过苦难的人,对路遥作品中描写的苦难都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学生生活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乡村学子的真实写照。记得当时凡在校的高中生、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虽然时代在进步,年轻的一代在成长,生活的背景在改变,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种苦难却仍然存在。更值得一提的是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如果用时间生命来衡量的话,这个作品是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被读者淡忘的。从如今的学术概念上划分的当代作家来看,除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大散文,记述苦难催人奋进的散文,莫过于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与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的这篇手记随笔几乎是用血在写的。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磨难与痛苦,也诠释了一个作家是怎样将自己献给心爱的文学事业的。毫不夸张地说,路遥是像牛一样累倒在他文学的黄土高原上的。

作为一个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路遥经历过贫穷、饥饿、病魔,以及上帝赋予他的情感与家庭上的各种痛苦。他也许是为了解脱,所以拼命地抱紧了文学这个女神,直到安息在黄土高原上,他没有享过一天福。我曾看过关于他的纪录片,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还在为去领奖发愁,因为他没有领奖时需要准备的费用,这一笔费用还是靠他弟弟王天乐帮他东挪西凑凑到的。在他的身上可以说集中了所有文人经历过的苦难。但是你从他作品中能读到苦难中不屈的精神。也许正是这一种精神成就了路遥,成就了我们对他的敬仰。如今想起读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那些夜晚,那些我极度彷徨的时候,是他的这篇文字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更加使我彻底地明白,一个靠文字去征服世界的作家,该承受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要在路遥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也就是二〇一二年年底,设立路遥文学奖。两发起人各捐出二十万元,作为"路遥文学奖"的启动奖金,同时向社会公开募集奖金,旨在倡导关注民生和社会底层人群的现实主义文学。我开始以为是一个好事,但后来得知遭到了路遥女儿路铭铭的拒绝。说起以作家命名的文学奖项,不说西方,就说中国,已经数不过来了,几乎是文章只要上了小学、中学或大学语文课本的作家,似乎基本上都有以其名设立的奖项,有的是作家本人出资以自己之名设奖,有的是政府或团体单位以某作家之名设奖。有的奖金不高,说白了好像是个形式;有的是借某某作家之名设奖,为提高某个地方知名度而已。也就是某些地方常玩的:以一方文人之名搭台,以振兴一方经济唱戏。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文学,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中的奥妙,我想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年代,谁都心知肚明。有许多事情真相一出,真叫如今的国民好像梦里醒来一样。当然我个人认为以某作家之名设立一个文学奖,设得越多越好,即使不是冲着文学来的,也至少让写作者有点被安慰的感觉,有时也说不定鼓励出一个文学大师来。

而对于设立路遥文学奖,路遥的女儿反对,说还不是时候。我似乎理解,这证明路遥的女儿路铭铭理解路遥先生。路遥先生作为一个文学上的殉道者,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同时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生命大多是从中午开始的。可路遥先生的早晨才从他人生的中午刚刚开始,他却在疾病缠身中遗憾地走了。

如果以他的名义设奖的话,应该是奖励那些真正献身于文学的作家,而不是将这个奖颁给那些伪文学者。而有时看到那些获奖名单,是不是奖给了真正的文学?还是奖给了人情关系与职位?我想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如果不是奖给真正的文学,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与利益瓜分的形式,就是设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奖,也推动不了文学事业,反而玷污了文学的清名,让文学沦落为获得利益名正言顺的交易工具。作为路遥这个真正为了文学理想奋斗的苦难者,如果以他之名设立的奖项不是真正为了推动文学事业,那没必要,更没必要去侮辱一个真正为了文学已死去的苦难者。他的女儿路铭铭委婉地拒绝,应有她自己不好言说的理由与她对她父亲的理解,也许更是她对世事的洞明。

据我狭隘的见识,茅盾文学奖是茅盾用自己的稿费设立的,使它成了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暂时的最高荣誉。据说冰心散文奖也是以她自己的稿费设立的。其他的我就不太了解了。我想路铭铭拒绝设立路遥文学奖除了有她难以言说的苦衷外,我想作为我们,应该尊重路遥后人的选择。一个作家不管如何,能让后人永远记住的是他经得起时间洗礼的作品。只要作品具有能与时间匹敌的生命,创造这个作品的作家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如果以设立一个奖去纪念某个作家,要知道,有时某些奖项会随时被取消。其实要真想为文学做点事,不一定要以某个作家之名立奖,你可以以另一种方式立一个奖项。我知道一些开始爱诗,后来成了企业家的人,他们自己出资设立了一些诗歌奖项,以表示自己对诗歌事业的一点心意,这就很好。不要非得拉个名作家,让人怀疑你是在利用此人的名气达到某种不纯的目的。

我个人觉得,与其在设不设路遥文学奖这个事上费力气,不如静下心来读读他的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用各种媒体彰显他文字的魅力,让人去记住曾经有这么一个为文学献身的作家,从贫瘠的黄土高原向我们走来,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在苦难中仍要为梦想奋斗不息到粉身碎骨的精神。他的一生就是我们每一个草根值得参照的一生。了解了他的苦难之后,我们会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拥抱自己的梦想,拥抱生活给我们的磨难,向往美好的明天。

如果我是路遥的女儿路铭铭,在一个曾经如此苦难过的父亲面前,我也会对以路遥之名设立的文学奖项予以拒绝。

当时尚遭遇嘴馋

宋成君

一直没把时尚和嘴馋往一块联系。那天在办公室闲唠,美女小姜谈到自己最爱吃川菜。爱吃就爱吃吧,她却描述得详细:从味觉到感觉,从辣在何处,到舒服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感觉出何样的不同,竟把满屋子说出香辣气味来,勾起大家某个部位的强烈响应。

赶得也巧,那天我们刚刚讨论完关于时尚的话题,呼拉一下子,我就把时尚和嘴馋联系在一起了。

时尚和嘴馋,还真有关系。

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件,从吃生到吃熟,是人类文明的发轫;从吃饱到吃好是生活层次的转变;再到吃得精细、吃出品位,那就是时尚了。时尚是人们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引领时代,华美动人。和时尚的华丽唯美相比,"馋"字显得过于土,太俗,但这个"馋"字又最准确、最具诱惑力,追求激动人心的时尚主义者恐怕谁都拒绝不了美食的引诱。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时尚主义者大多都是美食家。说白了,就是馋嘴巴子。

时尚主义者和馋嘴巴子之间的区别是:时尚比较讲究,不但吃的要好,环境也要好,要特雅,脱俗,要"搭"。先吃什么,再喝什么也次序井然,不可混淆。风卷残云般一顿狂搂不行,太俗,得细腻、细致,像当年八旗子弟,一小碟花生米能吃一下午。要的是"范儿",讲的是"派儿"。而等到一种时尚的吃法变成了潮流,大家都会这么吃了,在社会上流行了,时尚主义者则坚决放弃,又寻找别的时尚吃法去了。

如此说来,时尚是流行的开拓者。

时尚主义者要经常自己跟自己叫劲,类似在针尖上跳舞的感觉:玩高难,寻刺激,用艰苦卓绝的精神追求孤寂的独特,"特"不惊人死不休。

美食具有强大的引诱力,时尚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家居装修,四季穿着,佩戴首饰,美女香车,等等一应日常生活,都是时尚者精神展示的辽阔舞台。那种诱人的愉悦感一想起来就难以入眠,以至造就出无数时尚的异种。比如用藏羚羊绒毛织成的围巾,轻、嫩、软、滑,乃人间极品,致使人迹罕至、地处高寒地区的藏羚羊被大批猎杀,几近绝种。你说藏羚羊在那个地方能碍着谁呢,竟至遭此灭顶之灾?再说住的:一位挺漂亮的女子,不惜弄出好几个假户口,千里迢迢的,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竟买下几十套房子,比大观园还大观园。你说你买那么多房子,咋住呵,总不能一个脚指头住一套楼房吧?还有那位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表"哥,此"哥"此生,非名表不爱,也绝不专爱一块名表,还要不时地看,不时地换,不时地露,不时地显。爱之深切,无以复加,不露则寝食难安。此举可推追逐时尚之最,当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估计这哥们儿在吃上,肯定也是那种嘴很馋,但不怎么忌口的人。

生冷不忌,啥都敢吃,也是时尚的别样一种,至少,也可归纳在"英雄主义"范畴之中。

还回过头来说吃。《舌尖上的中国》能风靡全国,就是时尚与嘴馋关系的最好证明。正是时尚主义者几百上千年来的不懈追求,在饮食方面不断的发明创造,最终使各种菜系成为泱泱大观。我认识一位领导,热爱生活,爱好广泛,摄影、书法,无一不精,身着简约流畅,满面红光,声若洪钟,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得好:别说到饭桌上控制不住食欲了,就连一看电视里播《舌尖上的中国》,我都受不了,馋得不行!

时尚和嘴馋,真是千丝万缕,像一对小情人,你舍情,他脉脉,谁都离不开谁。吃得精,吃得细,是好事,养身怡神,但铺排浪费就和时尚不搭配了,也属时尚异种。如果当下提倡的"光盘"行动能成为时尚,并最终流行,该是一种最美丽的饮食风尚,利国利民,善莫大焉。

婚礼喇叭扰邻当休矣

吕保军

每逢春节等传统节日或长假期间,也是一对对新人结婚办喜事的高峰时期,有人沉浸在喜庆氛围之中,也有人心头隐隐地生出一丝担忧:又要昼夜不得安宁了!

如今年轻人结婚办喜事,不像先前只在小区的楼道里张贴喜字喜联,新娘子进家时,"噼里啪啦"燃放一阵鞭炮,然后大伙一齐赶去酒店赴宴就万事大吉了。不知何时起,办喜事的人家要在婚礼前一天下午便开始放高音喇叭,一直播放至午夜时分才暂歇,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又开始播放,直到中午十二点才算彻底罢休。一首首流行歌或整本的戏曲唱腔,呜哩哇啦地唱上一宿一天。往往这家还未唱罢,另一家的高音喇叭也登场了,有时甚至三四家同时播放,让人的耳朵备受煎熬。想休息?不好意思,这是一份强迫性的"娱乐狂欢",不想听也得听。那些患神经衰弱症或失眠症的人,可有的罪受了。

弄不明白,这原本只在乡下婚礼上才时兴的放高音喇叭习俗,啥时候竟兴到城里来了?在乡下,谁家有喜事一放高音喇叭,全村人就都知道了,该随礼的来随礼,该帮忙的来帮忙,大伙其乐融融。但这是在城里,你该来的亲戚朋友早已电话通知到了,就没必要再放高音喇叭惊扰得四邻不安了。大家平日里各自为政,邻居们有刚下夜班打算休息的,也有熬夜写东西的,还有患病失眠的,跟你家的这份喜事毫无瓜葛,犯不着陪着受噪音惊扰吧?何况凌晨四五点钟,正是最困乏的时刻,你高音喇叭一唱,整个小区的居民谁也甭想安睡,难怪邻居们要怨声载道了。有时就想,你家结婚娶媳妇,你们高兴得睡不着觉,可这份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啊,凭什么剥夺邻居们的休息权,要大伙陪着听噪音呢?这不等于强奸了别人的耳朵嘛!但这种牢骚话还只能关起门来说说,试想,人家办喜事正在兴头上,谁好意思去搅局得罪人呢?只好忍着。

同样面对噪音扰邻,美国新罕什尔州的菲尔普斯·福勒顿夫妇,选择的是将邻居告上法庭。这对夫妇提起诉讼的理由是邻居女子饲养的公鸡太吵,总是每天天不亮便大声鸣叫,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睡眠,他们夫妇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禁止邻居女子饲养这些公鸡。据悉,当地法官已经受理了此案,并答应将亲临现场来核实具体情况,以作裁决。动不动就诉诸法律,这在素以人情往来为重的"礼仪之邦",恐怕是根本行不通的。

而在印度北部的夏姆利小镇,当地伊斯兰教社区委员会近日也做出了一项决议,以浪费财物违反"伊斯兰戒律"为由,决定禁止婚礼雇请鼓号乐队沿街吹打以昭告邻里的传统习俗,禁止制造"锣鼓喧天"的噪音。委员会主席安萨里表示,全镇超过二十个村落的代表数百人一致通过这项决议,并誓言遵守禁令,凡违犯者将"面对社会制裁",包括处以巨额罚款,甚或驱离村镇。这项禁令的动机旨在节省,因为与其花费金钱雇请乐队和DJ,还不如移做有建设性的用途,例如济助穷困人家和急难者。贫穷父母今后嫁女儿,也不必再为安排乐队而发愁。您瞧,睿智的印度居民做出了多么明智的决定!

文明新风需要倡导,婚礼习俗也应与时俱进。所以,吁请有关部门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同时,也顺便整顿一下婚礼喇叭扰邻的问题吧。

我为什么不知道李白的生日?

马长军

近日我无意间上网搜索,忽然得知二月二十八日是"诗仙"李白的生日。

如果不是这个意外,我还从来就不知道李白的生日在哪一天。可是,我却知道英国的莎士比亚生日是四月二十三日,并且成为了世界读书日。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丹麦的安徒生等等,许多外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诞辰纪念日,在中国也曾有人组织相应的活动,甚至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然而,李白的诞辰纪念活动在我国似乎相当低调,屈原、杜甫、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的诞辰好像更没几个人清楚。有的也许是由于历史资料欠缺,诞辰无从考证,但得到确认的又有几人知晓?我们又是如何纪念他们的呢?

很多历史文化名人的诞辰我们不知道或者搞不清楚,他们的故居在哪里又是个什么样子,除去仿造的伪古迹,我们同样一无所知(唉,我现在常常怀疑,为了开发赚大钱,让名人故居给经济发展让路,可能在古代中国就相当流行?拆迁大概也算我们的一种特色文化?今天不顾一切地拆迁就该算作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了吧?)。关于李白杜甫们的故事,我们熟悉的有多少?不说家喻户晓了,哪怕让经常读书的人了解的,好像也很有限,而且大多还都局限于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二十四史——可李白杜甫们在官家主持修订历史中,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就是一笔注脚而已。

这些让我们无比敬仰的伟大文豪,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本来是不大受欢迎的。屈原遭流放而悲沉汨罗,却成了后人喧嚣欢腾的借口。李白也被流放夜郎,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的诗仙可否料到,他的窘迫如今成了夜郎的骄傲?杜甫穷困潦倒客死异乡,关汉卿身陷囹圄,曹雪芹备尝辛酸。后来虽然他们备受尊荣,却常常被当作批判前朝的工具。他们的诗、他们的文,让当时的帝王感到扎眼,后世的统治者也不过叶公好龙,"文字狱"便是一个证据。所以,没人在乎李白杜甫们的生日,读几首他们的诗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就够了,不唱给帝王颂歌,还到处显摆自己的文采,甚至反而惹是生非找茬揭丑,让当权者难堪,没禁毁就很对得起了,还指望谁去给你庆祝生日?

于是,我们对李白熟悉而陌生。说到这里,我忽有所悟,难怪我极少看到关于这些伟大文豪的优秀传记,没人了解呀,好像人们也习惯了。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走上银幕可以获得奥斯卡大奖,李白的爱情却一直是空白,曹雪芹被当成贾宝玉的真身被论证。

什么时候我们捧起唐诗宋词,可以跟李白杜甫苏轼更亲近一点呢?今后,我们能否记住他们的生日?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纪念的生日,是否有别的选择来时时表达我们的敬意?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